

生活拾贝

小学

◆韩建伟



韩建伟,高中语文老师,爱读书,爱生活,喜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

往事如云烟,转眼即消散。但有些事却似巍巍青山,随时间变得愈发厚重,比如我们每个人的小学时光,虽然当年懵懂无知,却都是人生中最甜的回忆。

我们村子不大,学校规模自然也小。一届一个班,20人左右,我这届尤其少,10人。那时小学是五年制,算上学前班,共六个班。老师四五个,有一两个要跨年级代课。他们多为民办,师范毕业的凤毛麟角,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小学的成绩。老师们用勤奋弥补了学历上的不足,靠严厉激发了学生无穷的潜能,考试成绩年年排名镇上前列。

学校位于村子后面,背靠青山,为我们注入了大山的坚毅。学校坐北朝南,分前后两个院落,又被从大门进来的水泥板路分为东西两半,呈“田”字形,再配上进入校门前的那段小杨树路,又变成“甲”字状。我不知道是地形使然还是刻意为之,一个“甲”字形的校园布局,终究是好的,融注了先辈们的期望。

进入大门,左面院落共四间房

子,四年级、五年级的教室各两间。前面有一个水泥制的乒乓球台,凹凸不平的台面,残缺的台角,立放着青砖作网,十分简陋,却依然是我们的乐土。我们拿着木制的或缺了胶皮的球拍,甚至是石板、砖块,都能够快乐地玩耍。如果谁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带胶皮的球拍,会羡慕旁人。在这里,既有淘汰别人的喜悦,也有被别人淘汰的懊恼,经常会因打坏一个球而伤心不已。现在想来,当年的伤心事都是那么甜美。

右面院落有五间房子。两间教室,每年都是三年级占用;里外套间是教师办公室,外间老师们办公,里间让住校教师休息。院中的杨树上拴着一个条形的钢块,边上挂着一根粗钢筋,用钢筋敲击钢块时,便发出“当当”的声响,这便是我们的铃声,我们称作“敲钟”。当听到“当当当”连续三下的敲击声时,就是上课了;如果听到“当当”连续两下的敲击声时,则是下课铃。如果有幸被老师安排去敲钟,每个小伙伴都会异常兴奋,无比荣耀,

回家后还会将幸福传递。直到四年级时,我到镇上的小学参加考试,才第一次听到电铃声,才知晓原来铃声也可以用电来控制。后来,听腻了整齐划一的电铃声,对那古朴悦耳的敲钟声很是怀念。

沿着水泥板路往后,穿过一个砖砌的圆形拱门,便能看到一个高大的照壁,上面绘有图案,却已记不清楚。后院也分东西两院,规制与前院相同。西院是学前班、一年级教室,东院是二年级教室,还有几间比较破旧的房屋,门窗破坏,玻璃残缺,堆放着冬天取暖用的炭块和清扫卫生的工具。冬天,到了学校,男同学要负责收拾炉子。用火柱捅开火,把炉渣倒掉,用簸箕去后院装上炭块添入炉中。有时,火灭了,还得用布条和火柴重新生火,也得到后院取柴火。别看那时年纪小,这些活计都能做,虽常弄得手黑脸黑,男同学都争抢着去做。

每到秋天,落叶铺满校园,无尽萧瑟,却也别有一番景致。喜欢踩在落叶上面,听那“咔嚓”声响,仿佛自

己在钢琴上演奏动人的乐曲。到了清扫的时候,舞舞着和我们一般高的扫帚,用力地清扫,在校园土地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有时候老师一走开,我们也会如脱缰的野马般你追我赶,后院跑到前院,西院跑到东院,玩耍归玩耍,终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冬天下雪后,我们最盼望的时刻到了。打雪仗,你追我赶,冷不丁脖子里被灌进一把雪,迅速融化成水,那种酸爽,竟也那么美妙。待清扫完积雪,看吧,一个个奇奇怪怪的雪人便横空出世:它们或圆或方,或立或卧,有大有小,有美有丑,有的倒插一把扫帚作胳膊,有的插着两根树枝像鞠躬,有的鼻子是块黑炭如玩偶,有的鼻子是根玉米棒似小丑。真是形态各异,但各异的形态中都倾注着少年们的创意。

如今,母校已不复存在,被村里批为宅基地,成了村民的房子。坍塌的院墙,破损的房子也已换了新颜,但周围那些早已成材的大树,还在诉说着昔日的故事,牵动着我的心。

人在旅途

宏村卧牛山水间

◆白英



白英,旅拍爱好者,著有《中国手艺人》(中、英文版)。记录生活美好,感悟山河浩瀚。

从黄山到宏村,车子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虽然是冬季,却满眼的青山绿水,风景还是那样鲜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汪碧波荡漾的湖水,还有湖边那座卧于青山碧水之中的古老村落。阳光灿烂而安静地照在清澈的湖面上,明静的湖水倒影映着座座屋宇,水面上的点点残荷为古老的乡村增添了一丝冬日的萧瑟和繁华落尽后的凄美。宏村,以前只听说过它的大名,但是一直无缘亲近,这次让我真实体会了一次它的美丽。

宏村坐落于黄山西南麓、黟县县城西南11公里处,这座古老村庄的布局和规划格外讲究。整个村落布局似牛形,形状像一头牛在喝水,故称“牛形村”。全村以高昂挺拔的雷岗山为“牛头”,满山青翠苍郁的古树是牛的“头角”,村内鳞次栉比的建筑群是“牛身”,碧波荡漾的塘湖为“牛胃”和“牛肚”,穿堂绕屋,九曲十弯的人工水圳是“牛肠”,村边的四座木桥为“牛腿”,宏村就如一头牛卧于青山环

绕、稻田连绵的山冈之中。“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河为腰”,这样的水系工程,不但设计科学令人叹服,而且十分浪漫。这样的杰作,也只有“上晓天时,下知地理”的传统文士才能想得出来,做得到。如今,那个曾经富贵的时代早已远去,而这八百多年的古村,以及水系、街道、建筑,甚至室内布置都完整地保存着古村落的原始状态,没有丝毫现代文明的迹象。层楼叠院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时而如泼墨重彩,时而如淡墨写意,不愧为“画里乡村”“中国最美乡村”。

宏村有“民间故宫”的美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40多幢,向村中望去,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层层叠叠,房屋户户相连,守望相助。月沼北畔正中是宏村汪氏宗祠的乐叙堂,这座建于永乐年间的建筑,前进门楼基本保持原貌。绕过进入祠堂的朱熹家训照壁,樱花坊上悬挂着“乐叙堂”的横匾,下方是祖先的画像,四周是古联文“水绕宏村,一渠

碧玉千家分;花拥南湖,两岸浓华万树发。”中间是“笃礼崇义”的匾额,这里是汪氏家族祭拜祖先,家族议事的场所,也是全村的中心。村里还有各具特色、质朴宽敞的敬修堂、东贤堂、三立堂等,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真可谓是步步入景,处处如画,无处不映出悠久历史所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

在宏村数百幢古民居中,精雕细琢、飞金重彩的“承志堂”保存完整,气势恢宏。窗棂、花门、横梁、斗拱上的木雕,工艺精湛,堪称徽派“三雕”艺术中的极品。前厅是整幢房子中最精华的部分,大门后面耸立着威仪的中门,一幅“福”字的上方,镶有木雕“百子闹元宵”。木雕内容场面壮观。人物雕刻栩栩如生。两个侧门上方都雕了个“商”字图案,暗喻出的人等,都要从“商人”脚下走过。让人惊奇的还有前厅横梁上一幅“唐肃宗宴官”图,在一整块木头上雕刻而成,木雕画面所展示的文武百官赴宴

前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细致入微。或坐、或立、或卧,表情不一,有的开怀大笑,有的捧腹而笑,有的掩面而笑,笑声仿佛就在耳边。其雕工之技艺,叫人叹为观止。

穿行宏村,尽管步履匆匆,但这丝毫不影响对这片土地上的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的感受。丝毫不影响被那飞彩重金的奢华,精雕细刻的工艺和主人缜密的用心所震撼。门楣上的每一个雕刻,案头的每一件摆设,每一个角落的布局,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院子里百年的牡丹,墙角的细竹,水池里的红鱼,池边的美人靠,无不让人想起古人凭栏观鱼,蕉荫读书的雅致生活。窄窄的小巷,高高的院墙,清澈的溪水,饱经风霜的古树,让人留恋,让人陶醉。人和自然在这里得到和谐统一,水映着天,天俯瞰着水,人在画中,情在景中。宏村的美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村落如一个美丽的梦,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时光留痕

芦苇

◆崔建民



崔建民,从事新闻信息报道工作。多年坚持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网络。用镜头捕捉感人的瞬间,用文字留住岁月的痕迹,用真情书写无悔人生。

春天来了,草木萌动。我想起了芦苇,它的嫩芽也将破土而出吧?前年开春时,朋友找我,商量共同开垦一块荒地。我觉得能体验一把播种和收获的幸福,爽快答应。

一个暖风和煦的周末,我和朋友拿着工具,来到看准的地边。这块荒地面积不大。我们先将地表上的杂草清理完毕,开始翻地。土质不算太硬,铁锹往下一插,脚下用劲,下面的土立马被翻了上来。

“哪有你这么掘地的啊?”突然,朋友扭过头来埋怨:“斩草要除根,尤其是对‘茅草’这样的根须,必须找到它的根底,一根根拽出来。”朋友边说边示范。于是,我也谨慎起来。可忙得满头大汗,却不见干活的进度。无奈只好另寻他处,转移到西边继续翻垦往年种过的一块菜地。

这块地因地势低洼,去年夏天,汇聚的雨水淹了不少蔬菜,所以我们在北面开挖池塘的时候,将多余的泥土运过来抬高三十多公分。当我们准备干活时,发现这些新土

里面也有许多“茅草”。春天一来,它们竟也焕发生机。因“茅草”的缘故,我们断断续续折腾了五六天,才将土地收拾好。一场雨后,“茅草”又出来了。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

不过,转念一想,这里原本就是它们的家园,是我们在一步步剥夺它们的生存权利。在人类强者跟前,这一次次无言的抗争,就是它们的呐喊。我释然,生出一丝歉意。

出于好奇和钦佩,我顺手拿起几根“茅草”审视一番:嫩的根乳白色,脆生生的,用手轻轻一掐就断;但稍微有一点点发黄的根就没那么“脆弱”了,掐是掐不断的,很有韧性。我发现根越黄,其韧劲越大,除非用铁锹或锋利些的工具才能截断。顺着根往上看,它上部为节状,叶片为披针状,直挺挺的,质地比较硬。这是“茅草”吗?我有些疑惑。

记得小时候曾嚼过茅草根的根,有股甜甜的味道。去年秋天的时候我还去药店买了点茅草根,藕节,

再加上蜂蜜泡水喝。于是我嚼了一下手里的东西,并没有尝到甜味,这就更加使我纳闷。上网仔细查询,果然不是朋友所说的“茅草”,而是幼小的芦苇和它们的根系。芦苇根同样是一味中药,对于治疗肺热咳嗽等热性疾病和虚火口臭很有效果。

对于芦苇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经常可以见到它们林立在沟渠、河坡、水坑、地头地方,尤其是芦苇在晚霞映照下迎风飘摆的身姿,十分美妙。芦苇的繁殖能力和生命力也十分强大,它们不苛求环境,不依赖其他,无论条件怎样恶劣,依然能够保持勃勃生机。据说,将干枯了的芦苇根种植在河坡上,不用浇水它照样活得很好,时间不长就会迅速蔓延,并扩展成连片的群落,具有很好的固定土壤、预防雨水冲刷的作用。

芦苇在日常生活中也很有用。芦苇穗用来作扫帚,简单而实用;芦苇花絮装进枕头里十分松软。过去我们睡觉的床席、枕席,盛干粮的筐子,挡风雨的门帘、窗帘,修房用的

苇箔等都离不开芦苇。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凡是家住农村的老师,趁节假日都要赶回家编织芦苇制品去集市上卖,换几个零钱补贴家用。反正芦苇到处是,割来便是,只要愿意劳动就行。有的人手巧,编织出来的床席柔软、耐用,花纹各式各样,既好看又凉快。不过刚开始用时,席上多少有点毛刺,需要用湿毛巾擦拭一段时间,直到将席面擦得有点泛红,睡起来才又光滑又舒服。后来,随着市场上各类材料的兴起,芦苇制品渐渐销声匿迹。而芦苇也随着春夏秋冬四季轮换,在原野中孤零零地自生自灭,无人问津。

近几年,我在一些景区再次看到了芦苇的身影。一片片茂盛繁密、浩浩荡荡的芦苇丛,与古色古香的亭台水榭相互映衬,颇有些古风意境。

想来芦苇这一生,也是十分有用的,可以美化家园,改善生态环境,也可以制成多种物件,为人所用。我很欣赏芦苇默默无闻,沉静低调的生存状态。